

民國思想史稿

季蒙、程漢 著

精闢剖析三民主義、新儒家學派等思潮
深入探討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學說的專著



思想

B260.5
20/02

港台書

民國思想史稿

季蒙、程漢 著

思

想



民國思想史稿 / 季蒙, 程漢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2009.05
面 ; 公分. -- (哲學宗教類 ; PA0027)
BOD 版
參考書目 : 面
ISBN 978-986-221-232-5(平裝)

1. 學術思想 2. 現代哲學 3. 中國哲學史

112.807

98008176



哲學宗教類 PA0027

民國思想史稿

作 者 / 季蒙、程漢

主 編 / 蔡登山

發行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詹靚秋

圖文排版 / 姚宜婷

封面設計 / 陳佩蓉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圖書銷售 / 林怡君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話 : 02-2657-9211 傳真 : 02-2657-9106

E-mail : 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 : 02-2795-3656 傳真 : 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2009 年 5 月 BOD 一版

定價 : 380 元

• 請尊重著作權 •

Copyright©2009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目次

第一章 大戰國	1
第一節 戰國論	2
第二節 俄、日問題	13
第二章 中國的道路	25
第一節 三民主義	25
第二節 北美路線	55
附錄 陳獨秀	90
第三章 社會思想	109
第一節 優生論與族群優化	109
第二節 鄉土中國	123
第三節 城鄉論	138

第四章 文化的道路	141
第一節 儒	141
附錄 錢穆	249
第二節 文化論	272
第三節 中哲問題	298
參考文獻	309

第一章

大戰國

民國雖然是從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國開始的，但是真正的民國思想的開場還是五四運動以後的事。1911～1919 年的幾年間，我們將其視為一個過渡期。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把梁啟超等學者放在清末段討論的原因，儘管他們在民初影響甚大。所以，直白地說，民國思想應該從胡適這一代人寫起。我們知道，民初最大、最直接的問題就是國家安全和國家權利的問題。所謂國家權利，是相對於別國來講；所謂國人權利，是相對於國家來講。對中國來說，二十世紀是一個地道的憂患之世，所以對這個時代的思想，也應該從安全論入手。就中國在世界的處境而言，遠沒有美國那樣得天獨厚的條件。美國周邊沒有威脅性國家，但是中國周圍多為不安全國家。就連印度也是一直侵佔中國領土不歸還，俄國、日本的對華行為更不用說。究其原因，是因為世界自近代以來已進入了一個大戰國時期，而這個大戰國期將是長時段的。這就是民國思想賴以展開的總背景。

第一節 戰國論

林同濟說：「我們必須瞭解時代的意義！」民國是在又一輪的戰國時代中開始的，所以林同濟認為：「民族的命運，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瞭解時代，猛力推進，做個時代的主人翁，便是茫無瞭解，即成瞭解而不徹底，結果乃徘徊、分歧、失機，而流為時代的犧牲品。」（〈戰國時代的重演〉）近代歷史對中國是一個不留任何餘地的殘酷教育，中國是一個未自覺的被不斷侵襲的和平國家，它缺乏戰的素質。所以二十世紀是在火藥味十足的開場中展進的。林同濟說：「現時代的意義是什麼呢？乾脆又乾脆，曰在戰的一個字。如果我們運用比較歷史家的眼光來判斷這個赫赫當頭的時代，我們不禁要拍案舉手而呼道：這乃是又一度戰國時代的來臨！」（〈戰國時代的重演〉）基於現時代的意義，林同濟拿出了自己的歷史邏輯。他說：「歷史自有歷史的邏輯，快眼可以抉發。歷史上自成體系的文化，只須有機會充分發展，不至中途被外力摧殘而夭折者，都要經過一個戰國時期。」（〈戰國時代的重演〉）

歷史的邏輯就是戰國，這是戰國派的典型意見（我們不用戰國策派這個詞，以便更進一步）。但與其說林同濟所表達的是一己的觀點，倒不如說他所基於的是過去的經驗事實。「我們細察二百年來的世界政治，尤其是過去半世紀的天下大勢，不得不凜然承認你和我這些渺小體魄，你和我兢兢集湊而成的中華民族，已經置身到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怒潮狂浪當中了！我們的時辰八字，不是平凡，乃恰恰當著世界史上大戰國時期露骨表演的日子。」並且還預言這段熱劇「充量的揭發，大可能還要包括此後的三五百年。」（〈戰國時代的重演〉）

說到中華民族，乃是一個標準的民國概念。也就是說，在民國以前，並無所謂中華民族的概念，充其量只有所謂漢族、華夷等歷史概念。中華民族是民國概念，而漢民族是帝國概念。應該說，歷史中國是在不斷整合中成形的一個國家，而這個定型就經歷了古代戰國的洗禮。所以中華民族本身就是戰國的產物，民國也是。「戰國時代的意義，是戰的一個字，加緊地無情地發洩其威力，擴大其作用。」（〈戰國時代的重演〉）雖然林同濟受到當時二戰的刺激，但他的態度是一貫的，無疑包含著遠程的文化考慮。對戰這一普適邏輯，林同濟講得很清楚，他說：「戰本來是任何時代都有的現象，並不是戰國時代的專有品。」（〈戰國時代的重演〉）我們舉列林同濟的觀點，是因為它對二十世紀有某種本質的揭示意義，正是這種揭示性有著一種統領的作用。按林同濟總結的三個大趨向：戰為中心、戰成全體、戰在殲滅，不能不使人面臨統領抉擇上的問題。正如林同濟所說：「淺見者流，到了今天還要死把整個全能的組織意義，當作一種專對民主潮流而生的反動而討論，就好像宇宙間森羅萬家，除了維多利亞的民主政體，便沒有更重大的事情，而一切歷史上的事態變遷都必得拱繞著民主兩字而或正或反！真迂腐極了。」（〈戰國時代的重演〉）

民主政治的思想的確代表了當時的主潮流。但嚴格來說，民主只是屬於內政建設方面的，而戰國思想則屬於全局邏輯。就國際的方面來說，同樣是民主國家，但是並不能保證甲與乙之間就沒有衝突發生。不過從另一角度來說，當時的世界除去英美以外，也很難找出標準的民主國家，這一點恐怕是更主要的。同時不能排除這樣一層考慮，真正的民主國家之間，戰爭衝突的生發可能會程度很大地軟化、弱化。如果是這樣，那麼民主便靠它的功用建立了牢固的

存在理由。需要說明的是，我們對民主這個詞的使用從來都是具體的、歷史性的，不含任何評價意義和涵義。林同濟的思考本來是基於惡劣的現實情勢，而不是書面地空談理想，所以他說：「這並不是看不起民主，乃是說事到今日，實在險惡到驚人的程度，就是轟動全球一百多年的民主問題也竟然落到次等地位。把佔著時代的核心的，乃是全體戰三字。有沒有本領隨時可作全體戰，可作戰國之戰，乃是任何民族的至上需求，先決條件。」「因此，民主政體應有不應有，再也不是你我哲理上較長比短所能決定；真正關鍵，全看民主與全體戰的關係如何。而這個關係，也絕不是形式政論者所能先驗預斷。」「民主與全體戰本不必有先天註定的衝突；在某些意義下，可說全是全體戰的一種好條件。」「目前的若干全能國家，說是為了要民主而全能，毋寧說是要全體戰而全能。」（〈戰國時代的重演〉）

實際上，我們在林同濟的意思中可以看到「擴充論」的消息。即一種政體如何，不單純在於它的理論評衡，還要看它是否能擴而充之，所謂「真正關鍵乃在乎一個民族對其所慣有的政體實際運用的活力、應變的機能之如何。」（〈戰國時代的重演〉）這樣，實際上就觸及到了中國歷史的教訓這一問題。中國歷史的失敗首先是軍事上的失敗，還不是政治上的（近代以來尤其如此）。軍與政的原因、責任關係沒有確認清楚。即以中、英兩國的情況為比較，雖然英國是王國，但仍然比民國高效、有組織。所以林同濟說一個民族對它慣有的政體的實際運用的機力才是關鍵本質，可謂切中要害。這對於「形式前途觀」無疑是一個敲擊，「用」的擴充才是決定一切的力量。林同濟明指：「戰有兩種：一曰取勝之戰，一曰殲滅之戰。前者的結局，最多也不過賠款割城。後者的結局，則非到敵國

活力全部消滅不止。」「換言之，就是統治世界的企圖。」（〈戰國時代的重演〉）從原因論來說，「兵」與「政」的不同歸結，會導出兩條人文射線：其一會指向「文化」與「主義」的運動；其一則是「問題」的路線和解決。很顯然，即以中國知識階層總體而論，乃是往政治原因的路向上導引了，從而造成了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社會現實的基本實況。林同濟說：「如此一次又一次，必到你全部消滅而後已。所以戰國時代之戰，其特別可怕處，尚不在戰之多而大，乃在取勝戰少而殲滅戰多；不在取勝戰少而殲滅戰多，乃尤在乎一切的取勝戰都是著意地為著殲滅戰作先驅！演到最後的一階段，兩雄決鬥，一死一生，而獨霸獨尊的世界大帝國告成。」「目前的事實，是殲滅戰已開始展開。」（〈戰國時代的重演〉）

戰國作為必然之勢，對它的生發，林同濟有明確的描述。他說：「一個文化，演到某階段而便有戰國時代的來臨，並不是偶然之事，也不是神秘天工。物質條件、精神條件發展到相當程度，各區域、各民族間的接觸也就日繁，互依賴、互摩擦的情節也就日多。在那相吸相抵的矛盾境界中，較大的政治組織成為了邏輯的必需。併吞的慾望就在這裏產生。由慾望而企圖，由企圖而行動，於是戰乃不可免。戰到了相當尖銳化，戰國時代遂岸然出現於人間！」（〈戰國時代的重演〉）戰國既然是這樣不可避免的，那麼唯一可做的就是直面、迎接戰國，這裏並沒有迴旋餘地。「這不是說和平不應該，只是說戰爭是事實。」林同濟明言：「不能戰的國家不能生存。」沒有一個國家能夠躲避殲滅戰，小國弱國也沒有倖存的幻想，所以說「不能偉大，便是滅亡。」而國人也絕不能再「高唱那不強不弱、不文不武的偷懶國家的生涯！」這是因為，「殲滅戰是無和可言的。」「戰國式的殲滅戰，根本無和；和便全體投降。」（〈戰國時

代的重演》)十分清楚,「宗教時代,信仰中心。經濟時代,企業中心。革命時代,社會改革中心。戰國時代,戰爭中心。」林同濟不僅這樣歸結,而且就戰爭中心一義作了明確說明:「所謂戰爭中心者,戰不但要成為那時代最顯著、最重要的事實,而且要積極地成為一切主要的社會行動的標準。」「到了戰國時代,戰的威脅與需求迫切到一個程度,而戰乃竟成為一切行動的大前提。」「戰的威力反要加緊地、加速地取得主動的地位,而積極決定其他一切的內容與外表。」「到了戰國時代,戰乃顯著地向著全體化一條路展進。」所謂全體化就是非片面,人人皆兵,物物成械的氣象。並且嚴厲批評說:「一切為戰,一切皆戰,這是全能國家的根本歷史意義與作用,我們要知時勢,用不著再捧出那班實驗派的專家,請他們調查統計,來一五一十地在紙上苦作推敲。但看十數年來全能國家一個跟著一個呱呱墜地,我們可以無疑地判斷天下大勢是不可遏止地走入戰國作風了。」「所謂和平手段,共和方式,在戰國時代,侃侃而談者總比任何時代為多,實際推行的可能性也總比任何時代為少。」「你和我若還把這一套認真看待,那就未免太書生了。」「(〈戰國時代的重演〉)

中國是近現代史上一個倖存的國家,因此從它過去的經歷來說,林同濟並非危言聳聽,他不過道出了一些常人不能正視的事實。林同濟有大段的預言,他說:「兩種程序正在展開著:強國對強國的決鬥,強國對弱國的併吞。」「運用全體戰、殲滅戰,向著世界大帝國一條路無情地殺進——這是戰國時代的作風,戰國發展的邏輯。」「古戰國之戰,還未能充分發展其全體性;今戰國之戰,可以本著空前的科學發明以及科學組織法,而百分之百地把國家的一切人力物力向著一個中心目標全體化起來。」「古戰國的

殲滅方法尚不免粗而淺，今戰國的殲滅方法卻精密而深入得多。」

「今戰國的作風，則經濟榨取之外，還加上微妙的奴化教育。」

「古今中外，方法確有精粗之別，而其為殲滅、為活埋則同！」

「今戰國的魄力，如果儘量發揮，莫能阻遏，其所形成的大帝國，規模必定廣大。」「最後乃在火拼而成為全世界的大一統。」「這正是世界大戰國的初期。生於斯世，為斯世人。我們所要關心的，尚不在三百年後天下是否定於一。最迫切的，我們要認清楚自今日起，時代已經無情地開始了戰國式的火拼。這個火拼，不是三年五年便可了事。它乃是代表著一個曠古強有力的文化在演展路程中所勢必表現的主要階段。正所謂時代的中心潮流，其來也有數百年的醞釀，其去也恐怕亦必須數百年的工夫。」（〈戰國時代的重演〉）

並且林同濟還對人們的不置信警告說：「莫謂這種大狂妄絕對沒有實現之一日。現在這個由歐洲文明擴大而成的世界文明，是充滿所謂浮士德精神的，是握有一種無窮的膨脹力、無窮的追求欲的。我們中庸為教的中國人，也許對這種大企圖，始終難於瞭解，難於認真置信。儘管我們在報章雜誌上也跟著大家大喊，指斥某國某國包藏征服天下的野心，卻是許多人的腦子後頭總不肯認真相信天地間果會有這般大狂妄，更大大懷疑這般大狂妄果會有實現的可能。然而我們這『朵』地裏的妙處，也往往正在你我認為期期不可能之中，驀地湧出一個驚人的實現。成吉思汗，憑著他那種遊牧社會的原始工具，還可以霹靂一聲，創出來並跨歐亞兩洲的大帝國，誰能保這個踏進了金屬混合品時代的二十世紀科學文明必不會有達到世界大一統之一日！技術的基礎，經濟的需求，已經開展到一個程序，竟使二三狼子野心的國家不由自主地在那裏躍躍試手了。

客觀條件、主觀心理，已經醞釀到初步的成熟。所欠的『大恐』只是時間。」（〈戰國時代的重演〉）

雖然林同濟的憂患很深，但他的思路仍然是防禦性的，而不是侵略性的，這從他戰國邏輯這一大場景下的中國定位就可以看到。他說：「中國文化的發展，早已踏過了它的戰國階段而悠悠度過了二千多年的大一統的意識生活。我們中國人的一般思想立場，無形中已滲透了所謂大同局面下的暖帶輕裘、雍雍熙熙的懶散態度。直到今天，我們還不免時時刻刻『提』著大一統時代的眼光來評量審定大戰國的種種價值與現實。」「置身火藥庫旁，卻專門喜歡和人家交換安詳古夢。這恐怕是我們民族性中包含的最大的危險。」林同濟本人的基本意見是：「大同可以為人們最後的理想。戰國必須是我們入手的途徑。要取得世界和平的資格，先栽培出能作戰國之戰的本領。象徵的說法，我們須要倒走二千年，再建起戰國七雄時代的意識與立場，一方面來重新策定我們內在外在的各種方針，一方面來仔細評量我們二千多年來的祖傳文化。」（〈戰國時代的重演〉）

我們所以要不厭其詳地引述林同濟的話，是因為它對二十世紀有一種提擷性，儘管具有提擷作用的學說思想不止一家。只要對中國歷史作一個粗分，我們就可以看到，秦統一以前是中夏邦國時代，即天子制的群邦共主時期。秦統一至清亡是中華帝國時代，即二千多年的帝制時期。清亡以後進入中華民國時代，其初期就是二十世紀。可以說，一二期交接之際是華民族強度最大的時候，因為經過了戰國的淘洗（從秦陵地下出土的文物證據可以充分看到這一點）。而與之相對比的是，清代經過康雍乾三朝長達一百三十多年的承平，民族生活與性質已經軟化了（歷史的長期沉積且不論）。

另外從風俗生活方面來說（如小腳、吸煙等等），也把種搞弱了。但鴉片是外來物，不能模糊地歸為傳統。鴉片的傳入，正說明近代世界交通以後必然和可能出現的情況，也正反映出中國短缺與正在發育中的歷史國際社會相與、相介的意識和素質。因之，秦代的族群強度為歷代所不及，正說明了一條規律，即：一個種群在它歷史地崛起之初時才是硬度最大的，這以後則會逐代軟化。因此，清季西太后當政時期，華民族已沒有什麼抗力，這是歷史大勢之必然，也是林同濟問題的大背景。從這一層來說，回歸戰國的解決辦法就絕不是短程考慮的意見。

林同濟自信地說：「大凡對歐美三四十年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發展略加留意之人，恐怕都曉得它們各科門的權威學者正在如何不謀而合地朝著我所指出的方向邁進。」（〈從戰國重演到形態史觀〉）戰國邏輯只是林同濟思想的一部分，雖然是有代表性的部分。他說：「戰國重演不過是我的歷史觀的一部分，而我的整個歷史觀又是根據某一種方法論產生出來的。」（〈從戰國重演到形態史觀〉）林同濟的見解有比較政治學的基礎，他本人急於作一個賅盡的說明。有兩個根本問題，即「學術方法論」與「文化歷史觀」。關於方法論，林同濟說：「我以為中國學術界到了今天應當設法在五四以來二十年間所承受自歐西的經驗事實與辯證革命的兩派圈套外，另謀開闢一條新途徑。憧憧展望之中，我把它名叫文化統相法。」（〈從戰國重演到形態史觀〉）而文化歷史觀，「為簡便起見，無妨且把它叫作形態歷史觀。」林同濟明言：「研究文化——歷史上發生作用的文化——第一步關鍵工夫就是要斷定文化的體系。抓著文化內的零星對象（如馬鞍、繡品、印刷等等）或個別制度（如婚姻、承繼、祭祀等等），分途尋覓它們的起源、傳播、發展等等：

這叫作『文物』研究，不是『文化』研究。認文化為籠罩全人類的公有現象，根本上分不出中外東西，於是就把它看作『混同團』，而津津窮究其性質、內容、變遷等等：這叫作『抽象文化概念』的泛論，不是歷史上『有存在的文化』的研究。」（〈從戰國重演到形態史觀〉）

這裏面顯然包含著林同濟對一般國故派和哲學史研究的意見，有很多東西是他所不能認同的。簡言之，就是林同濟對歷史方面的「餛釘主義」和「概念主義」都持批評態度。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林同濟不僅有歷史的考察，而且有一整套的辦法，他給得很明白，「如果我所提出的以往文化三階段之說大致不誤的話，那麼，下列幾點，凡是討論中國文化再建設者似乎應當認清……」（《文化形態史觀·卷頭語》）林同濟一共給出了九條，他明確說一切都「事在人為」，因為「文化是人造的；由人造壞的，還是可以由人造好。」抗戰的磨礪，可以「使我們終有一天要突破歷史遺留的羅網而涵育出一朵新階段的文化之花。」（《文化形態史觀·卷頭語》）

文化的三階段指封建階段、列國階段、大一統帝國階段。「封建階段是原始人群與文化人群的分界。許多人群永留滯於原始狀態，創不出封建的局面。但一創出封建的局面，這人群便大步踏入文化大途。」（〈從戰國重演到形態史觀〉）這顯然是把封建階段作為一個要件來看待了，而在列國階段林同濟特別注意個性與國命兩個問題。「個性潮流，根據著個人才性的尊嚴與活力而主張自由平等，是一種離心運動，針對著封建階段的層級束縛而奮起的。」「國命潮流，注重統一與集權，是一種向心運動，目的要在層級結構打翻後，再把那些日形原子化、散沙化的個人收拾起來而重建一個新

集體。」(〈從戰國重演到形態史觀〉) 至於大一統階段，則是戰神威力下全體戰、殲滅戰的最後結果。

林同濟特別指出：「中國歷史上的列國階段就是通常所稱春秋戰國時代。春秋與戰國兩個名詞可算是中國史家大手筆的絕妙創品。我們可以借用到其他文化體系上，把一切階段前期叫作春秋時代，後期叫作戰國時代。」因此，「要安內最好是攘外」，這是林同濟的基本態度。「一個文化行到大一統階段，最迫切的慾望就是太平。封建階段持於尊，列國階段爭於力，大一統階段卻一心一意要止於安。」「所謂無事者，內不可有革命，外不可有戰爭。」(〈從戰國重演到形態史觀〉) 因此，文明在這裏開始老化，步入頹萎。於是接下去就有兩個問題：歐西文化是否要步入大一統階段？華文化能否開出生動活潑的新局面？

止於安的文化，其最後的歸宿必然是苟且，所謂苟安就是這個意思。所以近代以來的一味貪圖苟全便成了中華帝國最終的宿命，這是無藥可救的。林同濟說：「我的答案是：過去文化的歷程可以給我們以警告，但不能決定我們的前途。」「這要靠我們的眼光，更要靠我們的勇氣與力行。」(〈從戰國重演到形態史觀〉) 林同濟的意思相當明白，他絕不同意棄權，一切全在人為。對戰國邏輯而言，兵家無疑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辦法和出路，是針對性的第一環節。可以說，沒有兵家，人類現代的一切高端技術工藝根本談不到，人類所有的頂尖技藝都是兵家刺激產生出來的，《考工記》的時代就是如此。切合到當下，林同濟說：「九·一八東三省淪亡」，「它代表日本露骨實行獨霸東亞的首幕」。「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原來並不只是一種抗戰期內的口號，乃是一種世界時代精神的回音。」「這個更大潮流，不是別的，乃就是全能化的大

戰國之組成與發威！西洋文化——也就是現在世界的主動文化——的內在邏輯已把這個無情的大現實露骨表演出來。日本的侵略不過代表這個大現實的一幕。我們的抗戰也不過代表我們對這個大戲出的初步參加。熱鬧的場面還在後頭。」「體魄健全的當政男兒不能不拿起槍來，準備二百年的苦戰。大戰國時代只允許大戰國的作風。大戰國的作風只有兩字——（一）戰！所以和平不可能，和平乃下次戰爭的準備；（二）國！所以不能有個人之硬挺挺自在自由，也不能有階級之亂紛紛爭權奪利。」（〈第三期的中國學術思潮〉）

林同濟的這番話並不是止限於抗戰說的，因為抗戰只是一時的，總會過去；而戰國邏輯則是永久的。我們可以注意一個小的細節：林同濟在講到自己的「體相」思想時，總喜歡用「永」字來打比方。「我們一看到『永』字，便感到一種『久長悠遠，不朽不磨』的印象，這種『不朽不磨』的印象無論如何是在點、撇、橫、直、鉤個別筆劃中摸索不出來的。」（〈第三期的中國學術思潮〉）這說明纏繞在他頭腦中的問題都是作永久性或長期性考慮的，絕不限於一時一地。像戰國邏輯，就是人類的未來前路。正如孫子所說：「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孫子·作戰篇》）概言之，人類的武道原本不出兩途：在個體為武術，在群體就是兵備。武術不用來技擊時，可以健身養生；兵備不用來作戰時，在和平時代也可以養國。所以，對兵家持經濟批評態度是不能成立的。人類群體如果沒有兵備作為骨架支撐，首先是不能向宇宙拓進，其次也會不斷軟化頹廢，因為失去了必要的抗體。宇宙生存之道從來就是力爭的，所以從原理上說，兵家是宇宙的第一法則。國民政府就是實證。